

以车小玮选择了二楼。

二楼人不多，算上她才三位，因为二楼需要脱鞋，怕麻烦的人自然不愿意上来。车小玮选了一个窗边的桌位坐下，这个位子最能让人找到享受悠闲的感觉。然后她要了一杯这个季节最适合喝的咖啡，卡布奇诺咖啡，一种泡沫型的咖啡。它有一种如深秋般的独特魅力，芳香中略带苦涩，浓烈又有幻想。大量的泡沫就像落叶般，破灭中却具有生命的香醇。这是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味道，似梦想与现实的冲突，很有深秋的风格。

起初她并不知道此种咖啡的特殊，两年前的深秋，在某个咖啡厅里休息时，看到一个大男孩点了此种咖啡，听他说了句：“卡布奇诺咖啡最适合深秋喝了。”因为好奇，她也点了一杯，看到满是泡沫的咖啡，在视觉上就有一种兴奋，第一口喝下去，是香甜酥软的奶泡，第二口便是真正的浓郁咖啡，最后停留在口中的，是一份永久的回忆。

看着窗外不停落下的雨水，车小玮知道这是深秋的最后一场雨，这场雨后，秋天就要彻底告别，结束三个月的旅程。雨水让她想起三年前的相遇，也是一个下雨天，因为躲雨而与周子恒认识，知道两个人都是从事广告的，更让他们为相遇相识而感到兴奋。当时的周子恒，不到三十岁，那么富有拼搏和朝气，她完全没有看出他是结了婚的男人。

他的成熟与自信，让天生缺少安全感的她非常受诱惑，觉得这是属于她的缘分。于是她接受他的邀请，进入他的公司工作，当她发现自己的迷恋是错误时，他却不允许她抽身离开。等待他，他会给她想要的爱情，因为他已经深爱她。他的承诺像幸福的幌子，她拿着这面幸福的幌子一等再等，越等越迷茫，越等越惆怅。

难道她错了吗？难道这不是她的缘分？车小玮至今不能明白她与周子恒的相遇，究竟是因为什么，要让自己陷入这段错误的迷恋中。以她的清高性格，完全可以做到放手的，而且这种爱情风格也不是她喜欢的。她要的是很真诚的爱情，像这种折磨人的漂浮情感，她其实并不喜欢。可最后，她却选择了等待，没法解释为什么，反正就是等了。

要的咖啡已经送到，喝着卡布奇诺，在泡沫中车小玮又有了爱情的幻想，也许她的等待是正确的，也许周子恒的承诺还没到期，也许爱情就是需要如此



伤着。黄明宇的话就像初冬的山风，只会让人心生冷意。车小玮越来越感到童伴的遥远，他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人，想法与说法都不可理喻。

“爱情是自由的东西，一旦背负太多责任，就会因沉重而失去美妙感。”黄明宇随手摘下路旁的一根狗尾草，“最后，它就会变成如狗尾草一般平庸的东西。”

那根狗尾草在黄明宇的手里摇晃着，可怜惜惜的样子，就像一份苟延生活狭缝里的卑微爱情。黄明宇的爱情理论也不算全错，但这个理论对于她这种骨子里还存有传统思想的女人来说，还是无法完全接受认同。车小玮再次确定，她与黄明宇是不合适的，两个人很难像情侣一样走到一起。

“明宇哥打算一辈子不结婚吗？”车小玮问，她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称呼他。

“可惜我还有做孝子的心思，必须考虑父母的期望，这也是我答应相亲的原因。”

矛盾的语言揭示出黄明宇的婚姻观，在他的眼里，爱情与婚姻是各自独立的；而在车小玮的眼里，爱情与婚姻是一体的。他们这样谈下去，就像两条朝不同方向延伸的线，只会使两个人越来越有距离。忽然，车小玮觉得山路两旁的狗尾草很刺眼，它们像是她这种感情失败的人，支立着卑微的身躯顾影自怜。

她的手机响起来，竟然是年轻人打来的，问她在静山的哪里，他现在在静山的竹林里。难道他在手机里不是开玩笑，真的跑到静山上来了？车小玮的心砰砰跳起来，有说不出的惊讶与喜悦，又有点怀疑他在戏弄她。不管是真是假，她都想去竹林看一下。

车小玮收起手机对黄明宇说了声对不起，有朋友找她，她要过去一下。说完，她就先行离开了。很冒失的行为，完全不符合她的风格，可内心就是涌起了一种平时极少出现的冲动力量。也许正是这个电话给了她离开的借口，她早就有点想结束与黄明宇的谈话。

年轻人说的竹林，就在静山的半山腰，那里有一条通上启下的石梯，是一条山路简径，下山的人和上山的人都可以借走。由于现在都是车辆上下山路，这条不宽的石梯几乎被人遗忘了。但它的魅力不在这里，而在石梯两边种满的竹子。

轻人总是令人欣赏的，车小玮很想帮助他，打算将哥哥的联系方式提供，让他有机会和真正的摄影师交流接触。正考虑着，她的手机响起，是母亲催促她回去。

“我恐怕要先走了，那边有人等我呢。”车小玮跟他道别。

他默默地点点头，没说客套的道别话，也没说不满意的怨词。可车小玮还是在他无所谓的表情里看到浅浅的一丝不悦，好像怪她丢下他跟别人走了。在她走出石梯再回头看时，石梯上已经没有他的身影，幽深的空间又恢复了原先的静谧。

“什么？孩子！拿我跟孩子比，是在笑我幼稚吗？”车小玮装出生气的样子。

“是在夸老师，笑容淳朴可爱。”古海峰看着她怀疑的表情加了一句，“真心的。”

他这么直接的称赞，让她不好意思了，车小玮含羞地拂了一下额前的刘海儿，在他面前有点手足无措了。突然间，两个人都有些不自然，气氛变得怪怪的。心跳，她的心跳开始不听话了，音乐，并不激情的音乐，怎么那么缭绕醉人。

下午后面的时间是怎么过去的，车小玮都不清楚了，她只记得自己的心跳、缭绕的音乐，还有古海峰的眼神。那双傲气的眼睛，不时有一种奇怪的光线，不像是错觉，她真的感觉到一种有情感味道的微妙气息。

从古海峰那里出来，车小玮没有直接乘车回家，她沿着街道散着步，与其说是想在街上走走，不如说是想回味刚才的感觉。在2005年的最后一天，回味这样一种感觉，可以美化这一年的记忆，她的心情似乎也不愿意这么快平静。

接近黄昏，冬阳早没了踪影，肃清的风吹来，带了些寒涩的色彩。仿佛在一瞬间，车小玮从梦幻般的感觉中惊醒过来，她又看到了现实，看到了生活，看到了渐渐远去的三十岁背影和慢慢走来的三十一岁。惆怅因此缠住脚步，她的心情也因此变得沉重了。

“车小玮。”

后面有人叫她的名字，声音像是古海峰的，车小玮又惊又疑地转过身。没有猜错，果然是古海峰，他跑过来气喘吁吁地告诉她，他忘了说一件事，明天下午他要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，不用过来家教。

“刚刚你叫我什么？”车小玮看着古海峰问，暗示他的称呼有问题。

“难道我叫错了吗，你不是叫车小玮？”古海峰故意似的反问。

“没错，可是……”他突然直呼她的名字，让她很受惊。车小玮想说什么，又表达不出来，她没有指责他的念头，但又觉得这样称呼不妥，可内心又不反对他的行为，所以话到嘴边就取消了，转而换上询问，“可是你不用亲自跑来说，可以打电话告诉我。”

家，而是安排在南区的静山。理由是，上次他没有尽兴，所以想再去一次。对于他的安排，不拿薪水的她完全可以拒绝，然而车小玮毫无异议地答应，这就是两个人的心境。

今天她穿得很休闲随意，牛仔裤配着羽绒外套，长发也用发夹扎住，唯一的饰品也只是一对小耳环，整个人看上去又文静又清雅。车小玮在镜子前看了又看，最后修整了一下眉毛，再在两腮扫了些许胭脂，她是不爱化浓妆的，总感觉浓妆对皮肤很不好，而且也不符合她的气质。但她很在意眉色和胭脂，所谓眉清目秀，女人的眉毛是很重要的，而胭脂能让她增加健康的气色，这两样出门前她都很注意。

母亲经过她的房门口，看着整装待发的她问道：“你要出门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晚上早点回来，要祭灶。”

“今天是小年吗？”车小玮诧异地问，她都没去注意这些习俗了。

“对，虽说只是两个人，也不能忘了习俗，我已经准备了东西。”

“妈，这种传统旧俗，对于现在这个年代来说，已经形同虚设了，没必要维持下去，以后不要弄了，浪费东西又浪费时间。”车小玮劝导母亲。

“是不是所有的传统习俗在你眼里都形同虚设了，都没必要维持下去了？真是的。”母亲白了她一眼，气呼呼地走了。

这也值得生气吗？车小玮明白母亲言语间的其他含意，都是冲着她的婚嫁问题。过了三十还不愿意出嫁的女儿，就那么令母亲头痛烦恼吗？在自由的世界里，婚姻的选择权为什么还是那么被动，真是令人失望的事情。

一月的静山与十一月的静山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，反正南方的冬季，到处都是一种低调的缠绵姿态，冷得不彻底也不壮丽，但又仿佛24小时都存在冷意。那是一种令人精神无法振作的冷，就像在湿阴天气晾干的衣服，总显得没干透。

而且今天的天气并不好，没有太阳的天空到下午便显得阴沉。这样的天气其实是不适合进行户外摄像的，缺少阳光，拍出来的东西就缺少色彩与活力。所以，下午的他们并没有真正在上课，两个人更像是在游山。

“在新的一年里，车老师有什么打算吗？”古海峰忽然将闲聊的话题变得

朋友准备这样的送行礼？或者是，他真的也对她有意思？

她的表情引起古海峰的注意，迷惑地问她为什么出神，是觉得咖啡的味道不好吗？车小玮连忙称赞了他的咖啡，并解释自己的行为，是因为感觉好得令她有点意外，她实在没想到他的咖啡造诣会有这样高。

“对喜欢的事物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我会用心了解并用心追求。”古海峰得意道。

“对感情也这样吗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会用心吗？”她试探着问。

“当然。不过感情的条件允许不同于事物的条件允许，因为感情单凭我自己一个人喜欢是不行的；而所谓的条件允许，首先是指对方需不需要我去爱，在需要的情况下，我才会用心了解用心追求。”

他回答得很诚实也很理智。看着古海峰喝咖啡的样子，就像在品味一种感情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如果遭遇的是不相称的感情呢？如果她的年龄和他相距甚远呢？他还能用心去了解去追求吗？这些问题在车小玮的心里徘徊了许久，最后还是还是没有问出口。

“马上就要毕业了，有什么打算吗？”车小玮很想知道他的未来如何安排。

“打算……暂时不能告诉你。”古海峰笑着卖起关子不说，又问她，“你的工签是多少时间的？”

“因为是熟悉的人，所以办了两年的工签。”

“挺好的，有认识的人在渥太华，生活方面会方便许多。”古海峰说，很羡慕的语气。

原本是值得慢慢享受的下午，但一想到周子恒，车小玮就觉得如坐针毡。她匆匆地喝完咖啡后向古海峰辞别，谢谢他的送行礼，她会记在心里的。因为明早就要出门，还要回去准备一些东西，不能在这里久留了。

“哦，好的。”古海峰表示理解，随即又问，“有MSN吗？”

车小玮抱歉地摇摇头：“我不用MSN。”

“那就给个E-mail吧，有需要时，我会联系老师的。”

古海峰微笑着要求，那神情真难琢磨。需不需要保持联系呢？这个问题只在车小玮脑里闪过几秒便被取消了，她满足了他的要求。



第一章

2006年5月7日

074

渥太华是一座秀丽宁静、文化气息浓郁的城市，它既具有法国风格又具有英式情调。据说这里的夜晚有八个月气温都在零度以下，到冬季时，从北极圈吹来的寒气，会毫不客气地袭击这座城市。这里的春天来得很晚，四月才有春的气息，因为来得晚，与夏的交界线很模糊，很快就会进入夏季。

五月是渥太华最美的季节，阳光明媚，气温适宜，而这个月的主题便是郁金香节。从五月初开始，整座城市到处可见色彩鲜艳的郁金香花，俨然成了郁金香之都。这种美丽会持续二十天左右，在这个季节里，如果不出来欣赏一下郁金香，那就算白来渥太华了。

今天是周日，上午的天气很好，黄明宇带着她来到位于国会山东南的梅杰小山公园，这里是郁金香节主会场之一，也是颇具国际风情的公园。一进门，车小玮就觉得眼前一亮，五颜六色的郁金香如同排列整齐的礼仪小姐，微笑着欢迎着到来的游客。整个公园都是不同肤色、不同语言的游人在穿梭，甚至还有土拨鼠在花丛中探头探脑，仿佛也在欣赏美丽的郁金香。

“到渥太华也快半个月了，感觉怎么样？”黄明宇问她。

“你安排得那么周到，感觉自然是好的。”

车小玮满意地答。在这里的生活比她想象中要舒服，一是她来的季节合



“只是单纯的看望吗？”车小玮不放心地问。

“不单纯，要谈我们的婚事，她老人家要比我急多了。”

“为什么又提起婚事？”车小玮有点郁闷了。

“母亲问我们的事，我说我没问题，问题在你，所以她要找你谈话了。”

她叫苦，埋怨黄明宇为什么将球踢给她。黄明宇得意又无情地回答她，事实上，问题是在她那边，他可没有无端嫁祸，如果她同意结婚，他绝无异议。车小玮无语地看旁边的人，真是服了他的从容，不相爱的婚事也可以这样轻松自如地应对，还把球踢给她，这样他就什么压力都没有了。

黄明宇送她回来后，突然心血来潮，去超市买了食物还买了一瓶红酒，表示要在这里吃晚餐。他的决定让车小玮有点措手不及，她的厨艺并不好，没有一道拿手的菜可以炫耀的。平时在公寓，她也只是简单地应付自己的饮食，极少准备过丰盛的饭菜。

“我的厨艺很一般的，你可不要期望太大了。”车小玮一边在厨房准备着晚餐，一边笑着提醒黄明宇做好心理准备。

“没关系，我只是学着适应婚后生活，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会结婚呢。”

听着黄明宇暧昧的笑话，车小玮一边整理食物一边暗问自己，真的会有那么一天吗？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的确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，把她的生活打造得那么好。回想小时候那段纯真的记忆，那时候他就是她的保护神，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小孩之间的感情是最纯洁的，要不是因为他离开，或许这纯洁的感情已经发展成可贵的爱情。

可上天竟然不这么安排，小时候日思夜想、苦苦盼念的邻家哥哥，在被她忘记后又奇迹般出现。历经了二十一年，纯洁的感情还是不能变成可贵的爱情，依然还是邻家哥哥的感觉，是不是说明他们没有相爱的福气？

“恐怕我没有这种福气。”车小玮谦逊地笑。

“究竟我哪里让你不满意？”黄明宇不解地问，“就因为我心里有别的女人吗？”

“这个原因还不够吗？这会导致我们两个人无法亲密相处。”车小玮轻声笑，虽然这个不是最直接的问题，但的确是难以接受的问题。

“小时候在一起那么亲密，现在为什么不能呢？”



“真离谱，哪有看相的要求看相师的相，我的婚姻线当然不会那样糟糕。”

古海峰笑着走回到客厅，继续摆弄他的相机，那投入的神情很认真成熟，真的很有一种大人般的气质。而车小玮喜欢的，也就是他这种宛如大人般的气质，接触到这种气质时，她就会忘了他的年龄。

到渥太华虽然有几个月了，可并没有真正游玩过这座城市，就是刚来时随同黄明宇去过梅杰小山公园。上班后，就再也没有时间出去游玩，所以，作为导游，她能够带领古海峰去的地方，也就是这个梅杰小山公园了。

八月的梅杰小山公园不如五月艳丽，少了郁金香，就像卸了妆的美女，恢复了原来的素颜，虽不艳丽，但也清雅无比。公园里的游人因为郁金香节的结束也相应减少，对于古海峰来说，这样更好，更适合取景拍照。

他们慢慢走着游着，谈景色也谈拍照技巧，两个人的着装都是牛仔裤配T恤，单从外表是看不出两个人的身份与年龄的。或许在其他人眼里，他们也只是一对从外国来的情侣游客吧，只是这对情侣不太亲热，也不太放得开。

在公园逛了一圈后，古海峰意犹未尽，提议乘游艇游一下丽都运河。这是渥太华一条极为有名的运河，它贯穿了整个市区，是十九世纪初的时候，英国人采用“静水”技术，创造的一条具有历史价值的运河。春、夏、秋三季是游运河的最佳时间，上次看到别人游运河时她就有那个念头，因为黄明宇没有说，她自然也不好意思要求。现在古海峰的提议正合了她的心意，车小玮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。

游艇启动，风吹来运河的气息，微凉而又清新。观赏着两岸的风光，身边还有一位令她心旷神怡的男青年，这一刻车小玮觉得挺幸福的。如果现在还是五月，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，因为那是运河最美的季节，河两旁会开满荷兰王室赠送的郁金香，姹紫嫣红。

“车老师喜欢这座城市吗？”古海峰问她。

“目前的确很喜欢，但不知道冬季会怎么样。”车小玮知道自己是个怕冷的人。

“南方的人可能会不习惯冰天雪地的地方，但我喜欢这儿的宁静。”

“感觉你是个开朗积极的人，怎么会喜欢宁静？”车小玮好奇他的喜好。

“外表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内在，开朗是因为我乐观，积极是因为我有追

是不轻，车小玮轻叹一声，拿了两个人的外衣，在客厅找到他的护照，带上自己的护照、钥匙、手机和钱，这四样是身处异国的人，外出时必须随身携带的东西。

公寓不在闹市区，夜晚就显得冷清，就算是夏季的夜，街上人也是少得可怜。喜欢热闹的华人，恐怕很难在渥太华生活下去，这座城市真的太宁静了。如果有个喜欢的人在身边，那这份宁静又显得有优点了，就比如此时，车小玮就非常满意街上人少。

车小玮并没有马上追上前面的人，只是在他后面跟着，既然他觉得烦，那么她就暂时让他一个人冷静地待着吧。听古海峰说只是出去吹风，她松了一大口气，为什么要松一口气？难道她就这么想他留在公寓？好像是有这种意思，她微微地笑自己，转而又不得解他的行为，有那么生气吗？烦到要去吹风。

前面的人忽然转过身，车小玮也自觉地停下脚步。两个人对望了一下，古海峰走到她面前，带醉意的脸笑着问，淡然的老师，也需要吹风吗？车小玮将外衣和护照交给他，笑着反问他，一个满脸醉意、没带护照、在街上游逛的外国青年，遇到警察怎么办？

“刚刚想到了，正打算回去呢，既然你送来了，那就一起散散步吧。”

古海峰很大方地向她提出散步要求，车小玮也大方地接受。他们不再一前一后，而是并排走着。街风吹来透着秋意，这样的夜很快不会有了，入秋以后，夜会变得很冷。能在入秋前，和喜欢的人街头吹吹夏末微凉的夜风，也算是一件难得的幸福事。

“能和我说说你的那个朋友吗？”古海峰忽然问起黄明宇。

“指哪方面呢？”车小玮不知道他想了解什么。

“比如他的名字、年龄、学历、事业。”

只是想知道这些话，她完全可以满足他，车小玮便一一回答。听完黄明宇的资料，古海峰的表情变得沉重，好像他在将自己与黄明宇做比较，介意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如对方。的确，按这四样比较的话，古海峰远不如黄明宇，名字这项没法计分可以排除掉，单从年龄、学历、事业这三样来比较。年龄虽说古海峰年轻些，但在男人的世界里，二十三岁是不如三十二岁有分量的。而学历，就算古海峰毕业，也只是研究生，黄明宇却已拿到硕士学位。最后的事



让古海峰难堪。

“认识得早，不如认识得巧。”古海峰从容回击，并不屑地看了一眼黄明宇。

“留学期间没有做兼职吗？很多留学生都会养活自己。”黄明宇又打击古海峰。

“进修只有一年，我想以学业为主，毕业后有的是时间工作。”古海峰冷答。

“虽然我们两个人不怎么和得来，但你是小玮的朋友，我不会忽视你的存在。”黄明宇不怀好意地笑，“明年春天，我可能会和小玮结婚，到时候会邀请你的。”

黄明宇说出这样的话，令车小玮相当惊愕，尽管这不是空口白话，但还是让她有点始料不及。真不明白他此举的目的，而她竟然还反驳不了，如果局面一直这样，半年后她的确会依照承诺与黄明宇结婚的。

车小玮紧张不安地看向古海峰，他坐在沙发上一语不发地看着黄明宇，表情冷淡，像是受到了打击。应该是他也没料到黄明宇会说出这样的话，同样可悲的是，他也反驳不了黄明宇的话，因为缺少反驳的理由与资格。

“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，好像是，‘别管天边的云，只管窗前的花’。就是让我们不要管远处未知的虚渺事物，应该关注身边需要用心的事物。所以，还不确定的明年事情，还是不要说了，说些真实的事吧，比如摄影，你们两个都懂的。”

车小玮找了一些不尖锐的圆场话，这样的情景，她必须出来圆场。可能她的话太不着边际了，他们两个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她，好像觉得她在说梦话。

因为黄明宇的那些话，晚餐进行得有些沉闷。古海峰吃得不多，酒也喝得不多，他以回宿舍不宜太晚为理由，早早地离开了。车小玮可以感觉得到那些话对他的冲击力度，如果他对她真有爱意，是会受打击的。换作是她，听到古海峰要结婚的话，也会大受打击的。爱与嫉妒同在，把一个人放进心里后，就不愿意有别人来碰触。

“为什么要那样说？”车小玮问黄明宇。

“帮你试探他一下而已。”黄明宇不以为然地笑，“如果听了这些话，他还



车小玮摇摇头表示没有。昨晚她是打电话问过，然而古海峰说已经和宿舍里的其他国内留学生约好过中秋节了，所以他不能去她那里。虽然拒绝的理由很正常，但总令她心里不踏实，她怕他是因为黄明宇的话，故意在回避她，想和她划清界线。

“既然没人相约，那就不用考虑了，晚上来我家吧。”黄明宇唉叹一声，“就算是在帮我好了，如果你不来，我的耳根就不能清净了。”

“你说，我还有希望吗？”她知道他的智商，所以问得很抽象。

“我可以给你希望。”黄明宇并不配合，反着答她，“忘了他，嫁给我算了。”

“你就那么想和我结婚吗？”车小玮哭笑不得地问黄明宇。

“是啊，很有意思，我喜欢有难度的感情。”黄明宇自负地笑。

“难怪会爱上舒凡。”她虽然理解他的想法，但还是不能接受他的行为，“如果你心里爱着一个女人，就不要让另一个女人嫁给你，一是尊重爱情，二是尊重两位女人。”

黄明宇熟视无睹她的不满，理直气壮地发表自己的观点，他觉得这并不冲突，她也可以心里爱着那个家伙，然后嫁给他。很多婚姻都是这样的，人应该开通一些。同时爱两个人，或者爱A娶B，爱B娶A，只要各得其所，并不影响婚姻。

他的观点在车小玮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，她也理直气壮地向黄明宇发表自己的观点，如果两个人心里都有着别人，那么在一起就不会有好的婚姻，彼此心里存在的那个人一定会时常干扰两个人的情感和生活。爱情与婚姻都是需要真诚相对的，不可以存在游戏的心理。

看了一眼满脸固执神情的她，黄明宇苦笑道：“悲哀的情感洁癖者。”

“既然你打算要娶一个有情感洁癖的女人，就不能同时爱着两个人。”

车小玮这次认可了黄明宇给予她的称呼。也许像她这样严肃对待爱情和婚姻的人，在现在的社会里，真的是情感洁癖患者。她就是不能随意地周旋在几份爱情间，而且在没结束旧的感情之前，不会想到开始新的爱情，这样做才是尊重爱情的行为。

黄明宇干笑几声后走了，听不出是冷笑还是嘲笑，但绝不像是快乐的笑

第十一章

2006年12月16日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这个怕冷的人来到了这里，今年的渥太华呈现了暖冬现象。听说以往十二月的渥太华早被白雪笼罩，应运而来的冬季活动项目也会热闹起来，丽都运河会冻结成冰场，成为滑冰爱好者的场所。但今年到了十二月中旬了，气温还是在零度左右徘徊，而且雪也停下很久了。

车小玮看了一眼窗外苍凉的景色，冬季的渥太华显得有点忧郁冷漠，风貌完全不同于有艳丽郁金香的春天和有华贵枫叶的深秋。现在距离圣诞节不到十天，城市里的节日气氛越来越浓，餐厅、商场等公共场所都装饰了圣诞物品。

没来西方国家时，她对圣诞节的理解和许多华人一样，觉得那就是西方国家的新年假期，会像中国的春节一样放长假。到了这里后车小玮才明白，圣诞节在西方只是庆祝耶稣降临人世的节日，会休息两天，但不会有长长的假期。因为圣诞节正好在年末，也就连带了迎接新年的意思在里面。

今天是星期六，原本是休息的，但昨天黄明宇下了周末加班的命令，力求将手上的项目在圣诞节前完成。因为西方的人喜欢将圣诞节、年假、元旦连接起来休假，所以都希望在圣诞节前将项目完成，好进入轻松的休假状态。

现在是午餐时间，车小玮一个人在外面进餐，没有和黄明宇一起吃，是不想掺入到他与舒凡的情感中。在十一月，舒凡已经正式向丈夫提出离婚要求，

“一年又要过去了，生活的脚步真快。”看着窗外满街的圣诞气象，车小玮感叹不已。

“所以要及时享受爱情。”黄明宇的话音带着鼓动性。

“包括不道德的爱情吗？”车小玮漫不经心地说出这句话，顿觉自己失口，连忙向黄明宇道歉，“对不起，我顺口而言的，没有针对你的意思。”

黄明宇早听出她的话外弦音，还好，并没有生气，自负地笑着回答她，爱情是自私而又盲目的，不讲道德，他也不想做道德高尚的人。他的爱情观车小玮就是没法接受和认同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拥有道德高尚的爱情观就一定能拥有幸福美满的爱情吗？好像并没有这种规律。

吃过晚餐后，她和古海峰一起做汤圆，肉馅由他负责制作，外馅由她来调制。两个人的口味还是非常合拍的，不喜欢甜食，不喜欢油腻的东西，不喜欢葱蒜。汤圆馅的材料就挑了瘦肉末、冬菜末、香菇。虽然技术不是很熟练，但还是成功地完成了任务，他们把汤圆放进冰箱，要在明天早上好好享受他们的劳动果实。

完成汤圆项目后，车小玮将已经干的衣物放到沙发上，拿出烫衣板和烫斗，开始熨烫衣物。这是日常性的事情，她的动作自然是流畅熟练的，而且熨烫功夫也不错，从大学时期就开始练，到现在也有十年的“工龄”了。

熨烫完一件外衣，将烫斗放到边架上，提起衣服欣赏成果时，车小玮发现躺在沙发上拿着书的古海峰正看着她。与她的目光碰触后，他微笑了一下，竟然不紧张也不躲避，依然看着她，像成熟的男人在欣赏心仪的女人，令她心跳骤然加快。

“没看过我烫衣服吗？”车小玮含蓄地问。

“上次住在这里时，真没注意过你熨烫衣服时的样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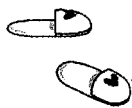
“样子有问题吗？”车小玮紧张地问，她怕自己在他面前出丑。

他笑着回答，她这样随意地扎着头发，穿着居家服，认真熨烫衣服的样子，很像贤妻良母。是在夸她吗？还是笑她样子像已婚妇女？不知其意，车小玮只能用冷幽默回应，笑说洗衣店里的老板娘，天天熨烫衣服，都没人说她们像贤妻良母。

“是说你熨烫衣服的样子像贤妻良母，不是说熨烫衣服像贤妻良母。”古

第三部分

2007年2月到2007年8月



情感得到信赖，爱的模糊边界才可以清晰。

感情的轮廓笔才可以画出，两颗心相爱的归宿感。

小的女孩，以此来体现他们的大人味。我也有过这些经历，知道这种感情是不可靠的，所以你清醒一点吧。”

车小玮相信周子恒的提醒是出自真心的，而且话中的提醒都可能会变成真实情况。她真的不够清醒吗？相信会有这种爱情奇迹是不是很幼稚？没有任何承诺的等待，是对情感的高度考验，她能担负起考验失败的后果吗？好不容易竖立起来的情感信心，被周子恒的提醒弄得左歪右倒。

回到公寓车小玮的脑里还飘着周子恒的提醒，这些提醒不是她没想过，而是没去正视。陶醉爱意中时谁都会朝美好的一面想象，把不好的一面悄悄忽略掉。可当提醒从别人口中灌输入她的耳里时，就会显得特别有冲击力，并且直击心扉。

古海峰对她的爱意有多坚定，车小玮无从考证，虽然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诚实青年，但这不代表他会永远爱她一个人。如果他对她的感情，像周子恒说的，只是年轻人暂时的迷恋行为，到他成熟时，她便成了过眼云烟，那时候“后悔”两个字都没脸写了。

周子恒没有逼她答应结婚，反而通融地给了她很长的考虑时间，表示他会回国等着她回来，好像料定她和古海峰是没有结果似的。站在相配的理论上讲，周子恒与她的确更符合结婚的要求，可惜她的感情唱了反调。

精神状态实在太糟糕了，睡眠不佳再背上情感压力，整个人像扛着一百斤的重物。为了晚上能有个好觉，车小玮拿了衣服，去泡浴缸来放松一下全身的神经。躺在浴缸中，她又有了关于青春的伤感，泡沫中的肌肤似乎在不断向她抱怨，它们很饥渴，它们缺少应有的爱抚，一个女人的身体不就是要奉献给所爱的男人吗？等到青春消逝，爱情变成寒风中的尘埃，留着苍老空白的身体有什么意义？

有些人的情感路一帆风顺，为什么她的情感道路走得如此不顺利，总是要站在等待的位置上，车小玮实在觉得委屈。静静地等了周子恒三年，在她放弃之后他却跑来说要离婚了，真怀疑他是不是故意如此惩罚她。现在她又要等待古海峰的成长，谁能保证他成为真正有能力的男人后还会爱她吗？究竟要相信谁的感情，她才能等到自己的爱情与婚姻？

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情感路程，恐怕没有人可以回答得出来。人类从动物

进化过来，把动物的特征都消除了，但却保持了雌雄间的情感需求，可见情感的重要之处。对于人来说，情感如同阳光，没有阳光，生命便无法正常生长，没有情感，心灵便难以获得喜悦。她不想生活在阴暗的空间里，所以渴望拥有真诚的情感，在古海峰身上她看到了这种情感阳光，这也是车小玮最看重这份爱情的原因。

客厅里响起电话铃声，她穿了浴袍出去接听，是母亲打来的电话。国内往这边打电话很费电话费，她早就跟母亲说过，没事不要打电话，过年过节她会打过去的。可只要关系到她与黄明宇的婚事，母亲总是迫不及待地打电话过来询问。

问的事情就是黄明宇多嘴说出来的事情，自然又是方姨转达的。没法解释这件事的真实与虚假，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其结果呢。车小玮勉强回复母亲，还在认识当中，不知道会不会结婚，以后再说吧，她现在要洗澡了。

挂了电话后，耳边还隐隐响着母亲最后一句话，问她脑子是不是出问题了。也许真的出问题了，车小玮笑了自己一下，到今天她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情感主义者，嘴上常挂着“生活”两个字，可一旦涉及情感，她是如此地不肯妥协。